

景三
太
家
本
增
廣
類
林

正

金玉朋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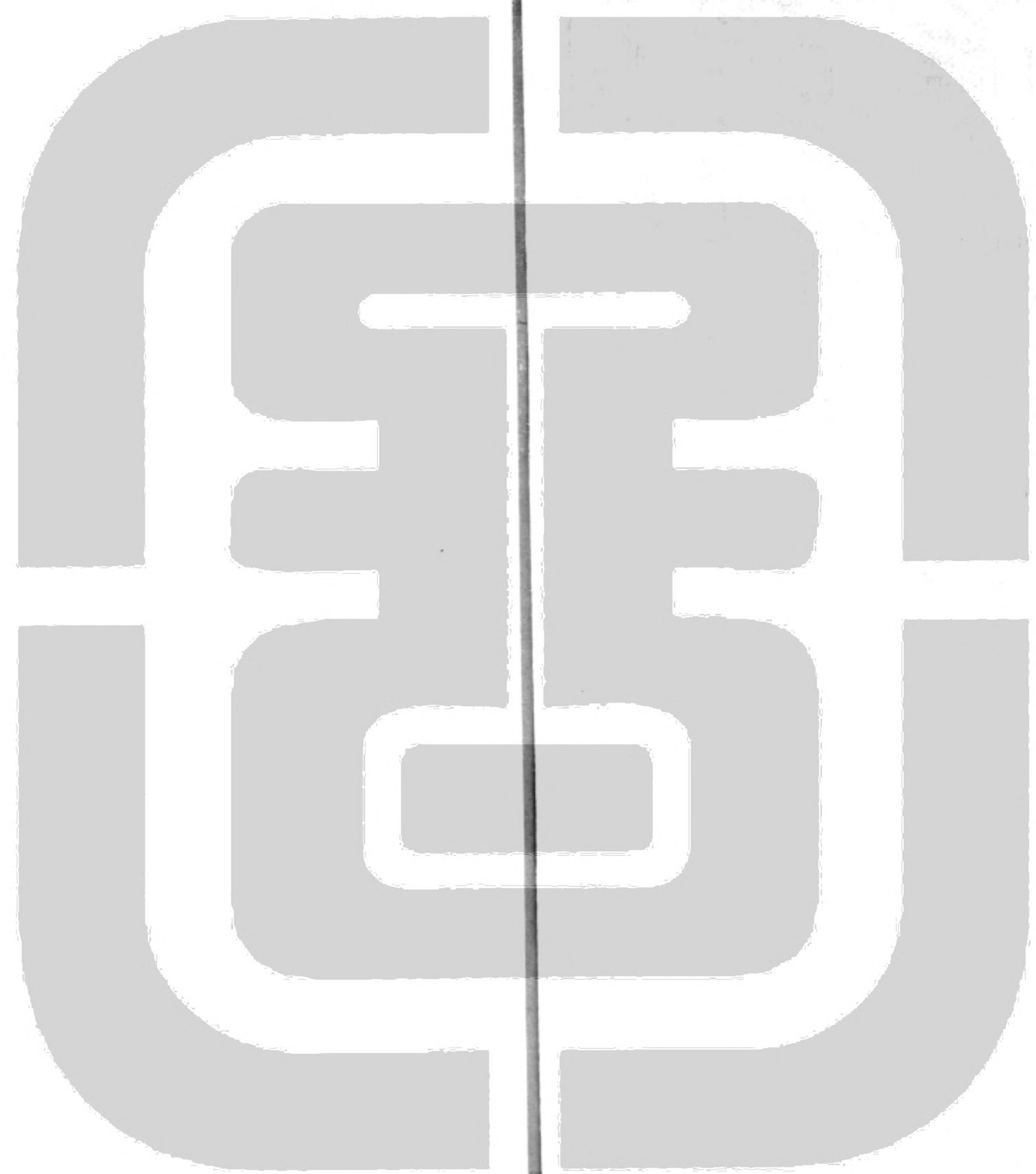
十五卷

遊寄齋散逸

影大定本增廣類林

王朋壽增廣類林

影大定本



重刊增廣類林序

傳記百家之學率皆有補於時然多散漫不倫難於統紀故前賢有區別而為書號曰類林者其來尚矣惜乎次第失序門類不備予因暇日輒為增廣第其次叙將舊篇章之中添入事實者加倍又復增益至一百門逐篇俾之以贊為十五卷較之舊書多至三倍若夫人君之聖智聰明臣子之忠貞節義父子兄弟之孝慈友愛將相之權謀大體卿士之廉潔果斷隱遁之潛德幽光文章之麗藻清新風俗之好尚陰德之報應酒醴之耽沉恩怨



之報施形軀之長短容臭之美惡男子之任俠剛方
婦人之妍醜賢愚神仙之清修鬼神之情狀宮室
之華靡屋宇之卑崇天地之運移日星之行度山
海之靈潤鑿筮之精專草木之奇秀金玉之精
良蠻夷之頑獷禽魚之巨細凡六合之內所有无不
槩舉雖不敢謂之知所未知亦可謂之具體而微
矣其於善者不敢加於褒飾惡者不敢遂有貶
斥姑取其本所出處芟其繁節其要而已覽者
味其雅正則可以為法視其悖戾則可以為戒豈
止資談柄而詫多聞不為無可取也鄉人李子文
一見曰專門之學不可旁及至如此書無施不可

好學通變之士之所願見我為君刊鏤以廣其傳
如何予謹應之曰諾於是舉以昇之併為之序皆
大定己酉歲夏晦平陽王朋壽魯魯序

分門類林雜說總目

卷第一 孝行門 孝感門 孝悌門 孝友門 禮賢門

卷第二 勤學門 勸學門 志節門 高士門 廉儉門
儒行門

卷第三 敦信門 烈直門 忠諫門 納諫門 拒諫門
聖明門 行果門

卷第四 權智門 斷獄門 清吏門 酷吏門 聰慧門

卷第五 機巧門 辨捷門 隱逸門 方術門 相徵門

卷第六 仁友門 友人門 女禍門 醫藥門 卜筮門

卷第七 貞潔門 異識門 感應門 報恩門 報怨門 嗜酒門

卷第八 占夢門 豪富門 貧窶門 攻書門

卷第九 別味門 文章門 意氣歌聲門 壯勇門 美婦命 美丈夫命

卷第十 善射門 醜婦命 醜丈夫命 長人門 短人門 肥瘦門

卷第十一 怪異門 祥瑞門 諺謠門 佛教門 道教門 神仙門上

卷第十二 天文門 歲時門 佛敎門 神仙門上

卷第十三 婚姻門 女仙門 鬼神門上 鬼神門下

卷第十四 舟車門 死喪門 林席門 扇枕門

卷第十五 美肉門 燈燭門 冠履門 酒食門

卷第十六 奴婢門 四夷門

卷第十七 經典門 史傳門 書字門 講說門

卷第十八 筆墨門 硯帛門 金銀門 珠玉門

卷第十九 錢絹繒綺門 印綬門 都邑城郭門 宮殿樓臺門

卷第二十 堂宅門 園囿塗滄市井門 菓實門

卷第二十一 花竹木植門 禽獸蟲魚門



總目終

妾乞食王信之即令申生往其母墓祭之申生祭還姬嬭潛以毒藥安肉中申生欲上
公祭肉姬謂公曰蓋聞食從外來可令人嘗試之公以肉與犬犬死與婢死姬曰為
人之子者乃如此乎公以垂老之年不得終天之年而欲毒藥殺而早圖其位此時非但
殺公亦當及于諸子請將二子自殞於狐貉之地無為被太子見其魚肉也公大怒賜申
生死大夫李克謂申生曰何不自治申生曰吾父老矣卧不得姬則不安食不得姬
則不飽吾若自治公則殺姬為人之子者殺所父安非孝也遂自縊而死出孝子傳
尺謂眉間潤一尺也楚人于將莫耶之子也楚王夫人嘗於夏取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
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有悲鳴王問屋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即收莫耶
殺之莫耶知其應乃以雄劍藏屋柱中柱下有石磔因屬妻曰知懷孕若生男可語之曰日
出北戶南山之松生於石劍在其中妻後生男眉間廣一尺年十五問母父在時事母
因述前事乃思惟剖柱得劍曰夜欲報殺楚王王嘗聞有一人眉廣一尺欲來殺王王乃
購募覓其人乃宣言能得眉間尺者賜金千斤分國共治眉間尺聞乃便逃入山路逢一客
客問曰汝是孝子眉間尺否答曰是客曰吾能為子報眉間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茶
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欲得子頭并子劍眉間尺乃與劍并頭客受之與王王大
賞之即以鑽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須至自臨之王即往臨看之客於
後以劍擬之王頭即墮鑽中二頭相咬客恐眉間尺不勝乃自復劍擬頭頭復墮
鑽中三頭相咬經七日後乃一時俱爛乃分葬之在汝南宜春縣今三五墓是也
伯夷叔齊 伯夷親兄弟也遼東孤竹君之二子父堯伯夷長子當立乃讓位與弟
子武王伐紂夷齊乃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起兵伐豈謂孝乎武王怒將誅之太
公諫曰此義士也但未通權變耳王悅乃用為左丞相夷齊曰臣不忠唐突君威
豈敢受君之富祿也遂隱首陽山聚果采薇而已不食周粟王靡子入山見之謂
曰君是何賢人獨在山中齊答曰吾遠東孤竹君之子兄弟相讓父位來歸于周值武

王不美我隱此山不食周王之粟以菜果為糧耳麻非子難之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雖不食周粟乃食周之菜果何有異哉於是夷齊遂不食七日俱餓死殷末
周初時人 侯郁 東觀漢記侯郁字叔異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嘗抱持涕泣不肯飲
出烈毒 黃香 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強年九歲父冬則溫席而後授其處者矣
之因字 陸績 吳志陸績字公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陸地
陸績 術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以遺老母術大奇之
殷渾 蕭廣濟孝子傳殷渾生而謹慮七歲喪父哀號毀悴 鮑永 東觀漢記
長上黨人少有志節事後母及
心至孝其妻於母前叱狗即出之

孝乎惟孝 百行之先 大哉唐虞舜 聖王性自然
頌父焉母 不格于姦 象漸傲狠 罔敢恣專
文王盡禮 寢門問安 供勤子職 萬世師焉

孝感篇第二

杜孝 蕭廣濟孝子傳杜孝邑郡人少失父與母居至孝應役成都母喜
投江中婦出江者因見高橫乘觸岸異而取視見二
魚舍哭曰必我婿所寄取而進之聞者皆駭然 陳業

董永

子乘人也少失母獨養父父亡元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元

日今貧若是身復為奴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曰奴心願為君婦不恥貧賤永遂同

婦人至錢主主問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

能妻曰織耳主曰為我織千疋絹即放尔夫妻遂索絲七旬之內千疋絹成主驚遂放

夫妻而去行至前米相違處妻謂永曰我天之恩織女見君志孝天使我償債今君事

了不得以傳語訖忽飛而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失父養母至孝王莽未定天下

去永憫悵而已前漢特人蔡順大飢荒順攜赤黑異器赤眉賊見問之順曰黑

者子母赤者自食賊感其孝遺斗米令順養母母嘗往他家飲酒酒吐順恐母被毒

乃嘗其吐母後終停柩東鄰失火順大慟一身不能遷移遂伏棺上火飛過燒西舍

一里之內唯順得免母生時畏雷及葬後每有雷雨馳走繞墳墳大

叫順在順在此太守聞之每有雷即給順車馬注墓後漢人

食江水詩妻取水不及詩遂弃妻妻便寄隣家供養不闕詩母又好食生魚每作鱸借

人送之陰養食如故詩母感之遂命還舍舍傍忽有水泉湧出味如江水中有鯉魚因以奉

母後漢人傳薛包字孟嘗汝南人後母惡之分色出外至於晨昏竊來門外洒掃

出烈女傳包却還丁蘭事母至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蘭婦誤韓伯瑜杖之大泣母曰

後漢人汝常悅受之今者杖汝何得泣悲瑜對曰往者得杖常

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乃哀是以悲泣事出韓詩外傳

父植有大名於時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素紹

公孫瓚交兵幽冀年荒毓奉養孤嫂及兄子以孝行稱之

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年恩義卜式漢書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有少弟

甚篤不營產業身死之後賣宅以葬

李充

汝南記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

田宅而弟基業破費及式輒復分與之

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

相對共訣妻信之悉召隣里親戚充乃前跪以妻言白母出其妻泣而出門去

趙孝東觀漢記趙孝字長平涿國人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得穀炊將熟令

弟夫魏西朝謝承後漢書魏西朝字喬卿濟陰人為鉅鹿太守臨郡終不追吏婦鄉

婦不食魚肉之味婦親奉子躬耕與

兄弟同居甘苦如一而鄉里化之

贊曰

人之愛厚莫甚天倫 連枝之戚 同氣之親

孔融敬讓 蔡順誠純 長少以異 尊卑以陳

當時播美 千古揚芬 著之方冊 以勸人群

孝友篇第四

王修字叔治北海人年七歲母以社日死來歲社日號泣

伏於父母床下二親問其故對曰恐蚊蟻咬

父母猛以身與食之晉特人事出孝子傳

趙孝宗長平人也弟禮為餓賊捉將

瘦不如孝宗肥請代弟死賊相謂曰此義士也

姬旦七歲有孝行至夏日伏於

賊遂共釋之漢明帝時為長樂尉出孝子傳

侵父母 **鮑山** 字文才京兆人也兄弟三人山最長養母至孝值漢末飢荒兄弟在田將逢子
晉時人賊懼遂還山母却歸北舍姬亦被耻將姬回頭向山山又斬賊 **尹伯奇** 周之上
斬賊數人賊懼遂還山母却歸北舍姬亦被耻將姬回頭向山山又斬賊 **尹伯奇** 周之上
賊曰更君母訖何斬不止山乃指姬視賊是我瘦也賊又放之也 **尹伯奇** 周之上
之子父更娶後妻又生圭伯奇至孝後母嫉之欲殺奇乃取蛇密安瓮中命奇主視之圭
年小見蛇乃驚便號叫走称奇打我母聞言甫不信又謂甫曰奇存非法向我君不信
今与奇遊後園君遙觀之甫信其言於是母與奇至園中詐云被刺脚令奇看之父遙見
謂如母言呼奇責之奇恐傷母意終不自治遂自抱石投河而死周宣王時人出孝子傳

贊曰

友愛教育 功歸厥兄 趙礼化盜 孔氏超刑
常棣萼韡 紫荆後榮 庫封虞舜 樓美唐明
閔損自苦 鄧攸逃兵 鄙夫管蔡 不義垂名

禮賢篇第五

西伯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姓姜從其封故曰呂年老以漁釣奸周西伯西
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乃霸王之師果遇太公於渭
之陽与語大悅曰自先君太公望子久矣 **桓公** 史記齊桓公立欲殺管仲鮑叔牙曰
故号曰太公望載与俱歸立為師 **桓公** 史記齊桓公立欲殺管仲鮑叔牙曰
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來及堂阜鮑叔脫其桎梏 **文王** 史記周文王
見桓公 享禮之遂以為大夫 **文王** 史記周文王
少礼下賢士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園聞 **沛公** 史記沛公過
西伯善養老來歸之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歸之矣

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沛公方踞床使兩女洗足食其
日足下必欲誅元道春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之上座

列侯 史記世家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貴之乎公仲連曰富之可也烈
侯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公仲連之牛好善今公仲連相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連曰未也畜
可者有頃不期荀欣徐越皆公仲連之牛好善今公仲連相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連曰未也畜
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公仲連之牛好善今公仲連相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連曰未也畜
儉君說使使謂公仲連曰歌者之且止官生畜 **文侯** 史記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
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公仲連衣二襲 **文侯** 史記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
君賢人是禮 **晏子** 齊春秋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遇之塗解左駟贖之載歸
未可圖也 **晏子**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
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諱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吾在縲絏彼不知
我也夫子贖我是知我也知我而無禮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為上客矣 **駒奭**
齊世家駒奭采駒行之術以紀文齊侯嘉之為開第宅康 **魏無忌** 魏世家公子
莊之衛高門大屋諸侯賓客見之言齊能致天下取貝士 **魏無忌** 魏世家公子
君為人仁而下士無賢不肖比日謙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貴 **侯宣胤** 史記魏有隱士侯
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歸之諸侯以公子多客不敢加兵 **侯宣胤** 史記魏有隱士侯
大梁夷門監公子信陵君厚道之不肯受乃置酒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
生侯生攝弊衣冠上坐不讓欲此觀公子公子愈恭又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狂車騎過
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乃見其客朱亥故久立微察公子顏色愈和特賓客待公子
卒酒市人皆四馬侯生公子終不變公子引侯生坐上座客皆驚侯生曰贏把閔者也公
子程車騎迎贏贏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市中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
者能下士也遂以侯生為上客

公孫弘 漢書公孫弘為丞相開東閣以待天下賓 **陳蕃** 後漢書陳蕃為豫
章太守不妄接賓

客唯徐孺子來持 太宗

唐書太宗為秦主既平天下乃銳意經籍開文

設一榻去則懸之

弘文館李士圖其形狀凡十八人命褚遂良為贊

八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特号為登瀛洲

周公史記周公嘗戒伯禽

之弟成王之叔父不為不貴然一飯三吐

趙勝史記平原君趙勝居第有樓臨

上美人見而笑之壁足者造勝請所笑者頭平原君曰以一壁足者而殺吾美人賓

客以為君輕士而愛色相引去平原君於是殺笑者而謝壁足者賓客復集

孟嘗君史記田文靖郭君之子好招延賓客食客嘗三千人恒与客食一人蔽

自此益蔡伯喈後漢蔡伯喈嘗大會賓客王粲至謂伯喈伯喈倒屣

歸之

太平基本 次貝於禮賢 古聖垂法 明王則焉

扶貝曰

詩歌樂只

實美周宣 蘇公必飽

式問必虔

黃金峻極

白壁詳延 果能此道

何千萬年

卷之一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二

平陽王 朋壽

編

勤學子篇第六

董仲舒

廣川人也少耽學下帷讀書弟子莫見其面十年不窺園圃乘車

胤

字武子河東人好讀書家貧無油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家貧好學

臣曰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九年可相待否其妻不信而去明年買臣隨計吏至

長安上書待詔金馬門值邑人嚴助薦於武帝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至叢民治道

妻子後夫治道買臣見而識之命後車載之引至郡後舍匡衡

字稚圭東陽人好讀書家貧无油灶乃穿

居之給与衣食其妻大羞不逾月而死出前漢書

隣壁孔映光讀書後陳子昂唐書陳子昂梓州射洪縣人居独坐山下苦志讀

仕至丞相 出後漢書

王適見而奇之謂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詣闕上書拜麟臺正字武后嘗問調元氣以

何道子昂勸后興明堂太季后不能用史臣譏其以王者之事勉女主徒受訛侮

王充後漢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性勤於學嘗於市閱所賣書此不足則之同

王充

於彼未始少暇後博通經史自所著書号曰論衡

吳闞澤字德潤山陰人家世農桑苦志好學家貧為人傭書以供給崔儵隋

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究覽群經兼通曆數後位至侍中中書令崔儵清河人少與范陽盧思道龐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恃子孟仁才忽略大署其門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室不數年博覽群書多所通涉

吳書于四仁字恭武江夏人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
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作廣被庶得氣類相接矣其讀夙夜不輟肅奇之曰卿宰相
也**王儉**南史王儉字仲寶生而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幼篤孝事不釋卷
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志學博通
棟梁之器矣終當任人國事後為僕射**孫敬**楚人字文室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
楊伯起漢明帝時**孫敬**上常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帝特徵不就**宓冉**越
仕至太尉後漢人**孫敬**上常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帝特徵不就
他寢吾不寢勤李十五年以當三十年如此廣通典籍周成王師之拜為上卿出春秋外傳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也少為人牧羊於大澤中乃截蒲寫
聘光為上卿光聞恥之壯周楚人也為大人賢楚王聘為相周曰為犧牛乎衣以繒綵
投河而死逸士傳**壯周**楚人也為大人賢楚王聘為相周曰為犧牛乎衣以繒綵
仕六國**王燭**齊人隱居不仕齊宣王往見之不敢屈致耳注**高鳳**字文通南陽人
時人帝徵之終不赴遂詐與寡**法真**字喬卿扶風人太守召以為功曹謂真曰孤德薄欲
嫂訟自毀得免後漢人**嚴君平**蜀郡人也數徵避世不仕賣
更真將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嚴君平**蜀郡人也數徵避世不仕賣
矣太守不復敢言後漢人**嚴君平**蜀郡人也數徵避世不仕賣
帝每召不至乃舉而致之入殿門英不起帝謂英曰朕能貴卿能富卿能賤卿能殺
卿能活卿何慢朕英曰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天也陛下馬能活臣萬鍾之祿
猶不受陛下烏能富臣臣在環堵之中安然**任永君**武陽人也王莽篡位不仕莽世故
自得陛下烏能富臣臣在環堵之中安然**任永君**武陽人也王莽篡位不仕莽世故

目前永不言見子墮井忍不救及莽亡世祖中**趙伎**字元叔濮陽人奔上計吏詣京師時司空
興永君曰世治矣日即明淫者自殺光武時人**趙伎**字元叔濮陽人奔上計吏詣京師時司空
不拜長揖而已進語曰郡計吏不拜三公何也伎曰勸食其長揖漢王
令長揖三公又何劇焉袁逢與坐同席設論終日不屈後漢時人**鄭玄**字康成北海人
帝徵為尚書不就乃還鄉里教授諸生黃巾
賊見玄皆相約不入其境出後漢書傳

缺頁曰

士有高尚 從昔攸聞 父不得子 君不能臣
卷舒從道 與特屈伸 富貴榮寵 忽如浮雲
林泉嘯傲 田畝耕耘 比跡黃綺 巢由與隣
廉儉篇第十

公孫弘

漢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為丞相御布被開東閣**隋文帝** 隋房陵王
以延天下士後封平津侯世或譏議弘以為矯飾

徐湛之

地伐文帝長子也立為太子嘗文飾蜀鏡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

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我昔衣物各一賜汝時看之以自敬焉
宋徐湛之字孝源父逵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
有納布衣襖比是敬皇后手自作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者可以此衣示之後
彭城王義康等得罪事連湛之文帝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
見文帝因号哭下林不復施臣妾禮即以相所盛武帝納衣掖地以示上曰女家本錢貧此
是我母与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飯**長孫道生**北史長孫道生代人太武
便我殘害我兒上亦号泣湛之由此得免

怒曰畜生奴便去外寬使人逐之客問其故
寬曰奴被罵太甚必致其死果如言後漢人
向栩字甫興河南人漢靈帝時拜為議郎

欲討之相上言宜遣人於河上讀經賊當自滅帝初從之常侍趙忠譏之
於帝云相與賊通謀不欲令國費兵田遂誅之相死後黃巾轉盛出後漢
司馬徽字德操潁川人

有大度不說人之短長所語請莫問吉山悉稱好終不言惡有鄉人往見徽徵問安否鄉人云
子死徽曰好其妻主頁之以君有鄉人故語問之云何聞人死知其好徽答曰如鄉之言亦好後
漢末人出

顧初吳郡人有牛暴其禾初見乃牽牛陰涼棚下牛鞅秦上地之儒士也行

財物牛車與之行數里腰下數百錢追盜而與之賊相謂曰此人
長者今辱之必為後患不如殺之以滅其跡遂追殺之

伏於梁上寔見之遂呼諸子誡之曰夫人須有善如不善之人非其本性乃習以性成即梁上
君子是也盜聞之自投下地叩頭待罪寔謂曰君形兒非是惡人遂道布端囑令改行以

遺之自後縣境戴封字仲平濟北人也曾被賊衣物悉盡唯有緇七疋不知處其賊已去仲

絕賊後漢時人

淳于恭字孟孫北人也王莽末天下飢荒賊盜鋒起百姓逃竄無事農桑恭獨耕於野人或

乃自伏草間盜去卓茂字康成南陽人也漢光武為丞相嘗出行有人就其車中誤認

後乃出後漢人其馬茂不言默而解之謂曰若非君馬牽至相府相還失

者後得本馬遂送馬還再拜慚謝茂曰物
有相類事有少誤何須謝也後丘太傅後漢書

贊曰縫掖之衣 章甫之冠 象服是宜 行之惟難 威而不猛 敬而能安 即之也溫 望之儼然

孔聖之為 萬世宗傳 凡百儒者 則而效焉

卷之二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三

平陽王朋壽編

敦信篇第十二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獵曰大雨遂行人止之侯曰吳起與故人期食

食明日人至方共季子扎使於上國北遇徐君徐君已死遂解劍掛墓樹而去出說苑

子孟子名軻齊人東舍殺猪問母曰殺猪何為母曰啖汝尾生橋下女子期於

來河水大至遂抱橋柱曰文公名重耳遭驪姬之難奔亡楚楚王待之謂曰子

溺死其信有如此者

原野對戰當退避楚軍三舍及重耳歸國立為君楚令尹子玉與兵伐宋宋告急
於晉文公奔兵救宋及為楚三舍退以報往日之信楚軍遂之後文公縱兵擊子之

遂大破楚軍楚王大怒責郭汲字細侯南陽人更始時為并州牧出行部內至西
子玉自殺周襄王持人郭汲河界有數百小兒乘竹馬來迎遂問之何日却還
汲乃令主簿繼日告小子行部內回先期一日至郭門之外不進主簿問郭汲
汲汲曰吾與小兒期不可欺之明日小兒皆乘竹馬來迎遂入郭郭汲字巨卿
鄉人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暮秋為期伯至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相待
伯母曰相去千里沒當信之伯曰巨卿信士終不失信言訖巨卿至二人相隨拜母極歡後漢人桓公
齊桓公伐魯魯敗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之將盟魚曰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反
魯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就臣位桓公悔欲无与魯地而殺曹沫曹沫曰夫
劫而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而弃信信於諸侯不
可於是遂与曹沫三敗所亡之地於魯諸侯皆附焉
曰君伐原何故退也文公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
原約聞之請命自降於是諸侯皆附由守信也

扶貝曰

大車之軌 小車之軌 有車之用 一不可闕
譬之於人 信為軌轍 周游往來 州里蛮貊
唯信與誠 造次勿缺 著敷信篇 以告來哲

烈直篇第十三

唐睢 秦王欲以五百里地求易隱陵君五十里辭不受使唐睢入謝秦王
怒曰子不見天子之怒乎怒則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睢曰大王曾見布衣之怒乎
怒則伏屍二人流血五步昔專諸刺王僚要離刺慶忌聶政刺韓相此三人皆布

衣之士也今通臣四人矣即按劍而進怒目視秦王曰天下
縞素今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謝曰先生就坐寡人知過矣
陰使倪往其家殺道道早晨將朝見星未見解衣而寐道寔忠清
倪不忍殺之又不敢違公之命遂以頭觸庭槐而死事出左傳
當將軍大敗漢軍生獲序將欲斬乃銜鬚於師經魏文侯府人善撫琴文侯恥之
曰文夫死無令鬚汚遂銜鬚而死出漢書師經起死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
使人曳經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
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懸琴以為戒六國特人
高祖常以戚夫人密戲昌入奏事見之欲出帝怒而止前漢書朱雲 字子游魯
昌頭曰我為主何如昌曰陛下桀紂之君帝怒而止前漢書朱雲 字子游魯
欲斬馬劍斷佞臣一人帝曰誰雲曰張禹也帝大怒曰遺辱師傳死罪無赦令壯士拔下
殿欲斬之雲不肯乃攀折殿欄檻時有大夫辛慶忌諫曰願陛下思之若雲言直陛下
察之帝意乃解遂舍之左右欲治殿檻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光武時為洛陽令時稠
帝曰留之以推直臣也漢武帝時人漢書董宣公主奴白日殺人因居公主家宣知率左
右於洛陽下伺之須臾公主將出使奴驂馬宣呼奴下馬因何殺人公主大怒心告帝帝
欲殺宣曰臣乞一言而死對曰陛下縱奴而殺良人何以治國臣請自殺遂投殿基流
血被面帝令小黃門侍之使謝公主宣不從帝使人頓足伏不起公主即命是帝姑公主見
宣不拜謂曰父叔為布衣時藏亡命慮已死更不敢到門為天子奈何不能制此一人帝
曰天子不與白衣同遂号強項侯張剛字文紀武陽人漢宣帝時為八道使因採察風
乃赦之賜錢三十万出後漢書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帝曰是誰白是梁冀是日誅冀特廣陵賊張嬰殺太守據
郡陳示禍福嬰等開門出降迎剛乃撫納雖數集親自為之宅使各得安居部內肅清桓帝
嘉之賜錢十萬後漢書任座魏國人文侯問群臣曰寡人如何也群臣曰仁君也座曰非仁
人出司馬彪續漢書

子是以知非仁君也文侯大怒遂而出之羽佳璜曰君賢君也文侯曰何以璜曰臣聞君賢則臣直向來任座之直言是以知君賢文侯大悅召任座入拜為上卿六國時人蘇武字上卿江陵人漢武帝時持節北使匈奴單于賜武令拜不從匈奴以刃臨之武欲封之幽武置深窖中時未與食值天大雪毳毛裏雪而吞經七日不死匈奴求以爲神出武汝海牧羊武持節而牧羊飢食羊肉渴飲羊乳武帝崩昭帝立與匈奴和親漢使匈奴求武還匈奴詐言武已死使李陵已信匈奴武因李陵於夜中見漢使來使者曰君但語匈奴云漢昭帝遊上林苑射得鴈鴈足上得武繫帛書武在北澤中牧羊使者乃以言告匈奴匈奴伏言武在此武使得還漢武至猶持漢節前毛落帝嘉嚴顏巴郡人劉璋使顏守巴郡城劉備入蜀圍成都劉璋使出降備獨守而不降備使將張飛攻巴郡生擒顏飛呵曰汝將軍至何乃不降令逆戰乎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命左右斬之顏曰斬頭便斬何怨耶武平準書元封元年早卜武飛見其忠壯乃釋之引為賓客漢末蜀初人出二巴記

揖者三友 惡夫善柔 剛忠列直 惟德之休
犯顏抗論 嘉謨嘉猷 不爲詭隨 不爲苟偷
敏於進善 疾惡如讎 回邪詭曲 寧不自羞
忠諫篇第十四

扶員曰

三甥

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初侯曰吾甥也立而享之驢甥睡甥養甥請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送三臣社稷實不血食而君取餘弗送還年楚子伐鄧滅之矣
申叔時 楚史楚子為陳夏氏之甥焉申叔時使於齊復命而退楚子使讓之曰百及徵舒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君之義也申叔時亦言齊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齊牛以蹊者信有罪而奪之牛也
史魚 韓詩外傳衛靈公有蘧伯玉吳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大夫史魚恒欲進伯玉而退子瑕是言不能正其君死不成人禮於我足矣及死靈公往弔之見喪停棺下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對靈公愴然變色曰寡人高矣大夫生時恒欲進賢而退不肖及其死矣又以死諫可謂至忠矣於是遷喪於正堂進蘧伯玉為上卿退彌子瑕故張良前漢高祖項羽屠食其功立六國後高祖命鑄印張良入見諫止高祖曰誰為陛下畫此謀陛下大事去矣時高祖方食遂借前箸以畫八難高祖曰臣儒術敗通翁事趣命錯印王猛晉書王猛為符堅丞相病甚符堅親往問所欲言猛曰東晉雖微正朔所焚大噲公入秦在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歿之後願不以晉為圖堅不能用竟至敗亡

宮帷張狗馬珍室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不聽張敬翔 五代史敬翔

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所哈言沛公乃還灞上 敬翔 事朱梁末帝

時唐莊宗崇德勝南城於黃河之南以逼汴未帝與宮人遊御園宮人比挑葉拾翠敬翔密以

小繩致懷中於帝前取以自縊帝使人急救之問其政翔曰臣雖為梁臣定朱氏者奴事陛下如君不

忍見社稷顛覆誠願先効死於君前帝謂曰卿意欲如何翔曰今唐兵渡河事急 尹綽 趙

矣非王彥章不可願陛下委之以兵必能拒唐帝於是用彥章三日而破南城 尹綽 趙

子有臣尹綽者常於眾中諫有臣却殿者常於隱處諫蕭子曰綽不愛我諫於顯顯愛我諫於

隱綽曰綽愛君之過不愛君之醜厥愛君之醜不愛君之過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諫而不

面諫可謂 狄仁傑 唐則天之去中宗於房陵也朝廷多臣進說言則天終無復辟

至忠矣 狄仁傑 意唯狄仁傑每從容以子母恩情感動則天漸省悟遂還政

關龍逢 夏桀大夫也桀無道耽耽惑其妻專行暴虐不 比干 紂之親叔也紂用妲己

色比干救諫之妲己而患謂曰妾聞上聖之人心有十二孔中兩王之人心有九孔下聖之人

心有七孔比干屢諫心必有孔紂乃剖比干腹而視之紂見微子以紂拒諫出奔投周武

王紂叔父箕子諫而不從紂被 費仲 紂之幸臣也周文四友並獻珍寶之物於紂紂救

害乃佯狂為之次殷時人也 費仲 文王為西伯得專征伐仲諫曰復難新不加於首

冠雖弊不踐於地西伯聖人將有異志不可繼也紂曰西伯食其子肉 宮之奇 虞國人

而由不覓竟有何聖仲曰不然朝堂之終不覓後果為周武王所滅 宮之奇 也晉獻

公用大夫荀息之計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遺女虞君以假道而伐魏國之奇諫曰魏者虞

之表也表薄則裏單唇之則齒寒豈謂國若敗虞必不安虞君不聽遂許之晉伐魏治

運而滅於虞君大敗乃抱璧牽馬而走 寔定叔 秦大夫也孟明為將伐邽叔諫穆

出者能致亡國之禍也周惠王時事出國語 寔定叔 公穆公不聽叔哭而送之曰吾見

軍之去不見軍之入至殺山果為晉兵所敗 泄治 陳大夫也靈公與卿大夫孔寧儀

輪匹馬不返公乃悔過自責作秦誓尚書篇 泄治 行父通於夏姬姬即陳大夫御叔之

妻夏徵舒之母為人無行靈公與孔儀二卿取夏執衣服戲之於朝公乃謂卿曰徵舒似

二卿二卿曰亦以君泄治聞之乃諫靈公曰若國人聞之猶可他國聞之如何公聞乃

殺治徵舒聞公與二卿言斬而不足乃於 仲叔圍 衛人也靈公坐重華臺內侍婢數

為厥伺公乃射公殺二卿奔楚 出史記 仲叔圍 百人佩清珠耀目羅綺從風圍入

諫曰昔夏桀行此而亡殷紂用此而喪 君力龍無乃太盛乎公下席再拜云先生

不此言則社稷祭傾矣於是出宮女以配 鄒夫 出舍棄粟以賑貧民孔子 因

之靈不可諫矣周景 日安明安 字平仲齊大夫景公飲酒而樂擇取冠正使人迎安

敬翔 五代史敬翔

事朱梁末帝

尹綽 趙

比干 紂之親叔也紂用妲己

宮之奇 虞國人

寔定叔 秦大夫也孟明為將伐邽叔諫穆

泄治 陳大夫也靈公與卿大夫孔寧儀

仲叔圍 衛人也靈公坐重華臺內侍婢數

日安明安 字平仲齊大夫景公飲酒而樂擇取冠正使人迎安

伍員 字

伍員 字

伍員 字

伍員 字

伍員 字

靳尚等共謀原憤結乃詐離騷以中其志於湘水而自沉漁父見之屈原謂漁父曰一國皆濁惟我獨清眾人皆醉唯我獨醒遂投汨羅江而死六國特人又續齊諧志曰原以五月五日投江楚人哀之每至是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屈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閭君見祭苦蛟龍所竊可練葉塞上以綵絲縛之二物龍之所畏五月五日周處風俗端午煎艾角黍端者始也謂五月五日原死日傷其所並命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特將舟楫以承之至今俗云競度又越地志云起自於勾踐

申屠剛 趙救正 梁國人漢光武時為太中大夫帝欲出遊剛叩馬諫曰亂國未平不宜遊逸陛下裁之帝不聽剛乃持刀斷馬足帝乃止時愧賞以據殿右公孫述借号於蜀也

王猛 字景略北海人也符王特為大丞相乃病將困主親臨視之乃謂猛曰卿既困何死無恨主不所後遂伐晉傾城大敗而不主初欲伐晉時問侍中權翼翼云不可主大怒又問道安安云不可代肩為延頌王不從發兵出騎九方遣弟陽平公符陽以先鋒軍至壽春為晉謝石謝玄所敗秦師瓦解

范蠡 越大夫越王勾踐欲使蠡伐吳蠡許曰解因此遂衰苜為姚長所滅出晉書

范蠡 越大夫越王勾踐欲使蠡伐吳蠡許曰解因此遂衰苜為姚長所滅出晉書

范蠡 越大夫越王勾踐欲使蠡伐吳蠡許曰解因此遂衰苜為姚長所滅出晉書

言今用欲自殺如何彘曰大王刑何以辱臣臣更與大王一計可脫衣解印臣共大王迎吳王求哀請命稱臣勾踐從其言方迎吳王解死罪伏惟吳國各代期運四方臣自惟生處夷狄未見天理臣以輕卒部下歸投吳國伏願大王行德賜以哀諒吳王乃信之却放歸越

王撫治兵將後陰謀伐吳吳兵大破皆彘之計也周王特出吳越春秋

扶員曰

事君無隱 貴夫尽忠 補過救惡 古今所同
比干龍逢 遭時鞠凶 獲龍稷契 言則斯從
由其所遇 治乱攸鍾 後王戒哉 聽納惟聰

納諫篇第十五 新添

淳于髡 齊史王欲散兵伐魏淳于髡諫曰臣聞韓氏之犬逐東郭之兔踰三崗五壑其兵士臣恐強秦乘弊而有 漁父 晉文公獵於澤有漁父諫之曰夫鴻鴈厭江海而入田父之功焉王納諫而止

叔向 晉文公問叔向曰國家之難輕薄薄賦則臣亦富矣君若不能有益臣亦不能保也

死春 晉靈公當寒使人穿池而死大患也文公於是下令有進善言諂者不通罪无赦

扶員曰 聖賢相逢 寔難其時 都俞於吁 謀謨疇咨

唐虞敷試 禹拜湯稽 言之斯尽 聽之不疑
如石投水 如木從規 君其若此 永固邦基

拒諫篇第十六 新添

靈公 世家晉靈公壯侈厚飲以厚墻造臺上彈人視其避丸也宰天胸熊蹯不熟殺之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前諫皆不諫
大夫種 世家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志驕矣請嘗試之代負粟以下其事請代負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不聽越乃私喜子胥曰王不聽後三年吳其墟矣

扶貝曰

中心言嘉謀 達於治躰 通適人情 惠迪物理
將敗之邦 鮮克聽是 峻却忠臣 囚奴正士
禍不旋踵 巢傾卵毀 拒諫之君 惡夫逆耳

聖明篇第十七

魏文侯 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負薪新文侯曰何為反裘曰臣愛其毛文侯曰異路入反裘負薪者今吾地不加廣民不加衆而計錢十倍於天子札聘於晉入其昔日者必取於民非外得也不不足上亦不安大夫何賀焉
境曰暴戾入其都曰力闕哉入其朝曰亂哉逆者問其故曰吾入其境見鳥巢高所以知其暴入其都見其舊宮室好新室惡是以知其力闕入其朝見其君自決而不下問臣

養威而不上諫吾樂止
樂止 趙簡子沉樂止於河曰吾好声色是人致之吾好宮室是以知其亂也
退吾善者也

聖明之性 匪學而知 不違物理 不後天時
見事精粗 識道幾微 是其所是 非其所非
不為福先 不觸禍機 繫斯人也 寔為世師

行果篇第十八

王孫衣 字元偉脩之孫也魏高貴鄉公曉為司馬文公秉政孫衣儀枉被文王所害孫衣葬父訖乃於墓前起戶曉直哀慟墓前有數柏樹色為之慘悴異於他樹
趙孝宗 長平沛國人也弟禮為賊所得將欲烹之孝聞馳出晉陽春秋
代真義士也並放之令歸孝後仕漢明帝
吳猛 字出雲豫章人年七歲常至官至長樂衛尉禮為御史中丞出漢書

扶貝曰

見善必行 聞義則徙 若決江河 孰能禦止
沮之不疑 勸之不喜 勇敢則然 勢利莫使
半途不廢 中立不倚 疑然不回 亦奇男子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四

平陽王朋壽編

權智篇第十九

鄭桓公

鄭史鄭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太史伯曰獨洛之東土河

則辨節之民皆公之

管仲

字夷吾潁川人桓公為卿桓公北伐孤竹山中行

隨之而歸

伍員

字子胥楚平王枉誅其父員乃走出邊邑候人獲之欲送於王員

王必剖子腹而取之候人懼

隰朋

為之曰大夫桓公北伐孤竹君无水兵馬乏渴朋曰

而致之周景王時人出韓子陽武人平小時附載渡河舟人見其美丈夫疑平腰有金陰欲殺之平知之乃脫衣而坐舟

曹操

字孟德沛國譙郡人漢末魏武帝封為魏王常慮左右圖已常設猜謀畫卧因得

異心欲圖我於睡中有神告我即心知之後卧更無人近者操將兵行數十里士卒涓之操曰前有梅林其子甚醋兵卒聞之皆水出也

東方朔字曼

倩平原獸次人也漢文帝時呼朔來來遂進前帝乃再叱之謂朔曰知朕呼卿意否

朔曰來來陛下欲賜臣東四十九枚帝曰卿何以知之朔曰呼臣來來是東字又叱

叱叱字口傍作七再叱之知四十九枚帝笑曰實如卿言時雨新晴樹有鵲鳴帝問鵲

何方而鳴朔對曰東方鳴帝曰何以知之曰風從東來鵲鳴必向風帝又問曰鳴何枝曰枯

枝帝曰何以知之朔曰新雨之後枯枝澁是以揚修字德祖弘農華陰人漢司空楊

知之集枯枝帝使人視之皆如其言出前漢揚修字德祖弘農華陰人漢司空楊

主簿嘗有一器醜操乃題器上作一合字賜群臣比日莫敢開

修乃開食之一口操問其故修曰合字者人一曰操伏之

操少子也年九歲有智及成人曰吳主孫權曾獻大象操欲知斤兩乃詢羣臣羣臣莫

對仲曰此亦易知操曰如何仲曰直象中記其水際然後秤土入船即知斤兩眾人咸

伏出竹間雅字蔓和涿郡人雍為人多知蜀主劉備時為昭德將軍亦從容讖

主遊行逢男子於路雍謂主曰此人欲行姦淫何不縛之

主曰何以知之曰其人身帶淫具與酒具同主大笑遂不搜之

田單

齊人景公不用晏子之謀燕昭王遣

道傍傍有李樹其實甚繁諸小兒爭取

唯我不取人問之我曰此必苦李子嘗之果然世說

城軍入即墨城燕軍晝夜攻之餘城悉降莒及即墨不降齊大夫卓齒遂殺閔公莒人殺

齒在城堅守數年樂毅引兵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城中惟單在乃為謀計堅守又令婦

人乘城上詐言行城內欲降願莫殺吾妻子并惠遺燕王金由是解怠之又取牛千頭

悉以繒綵衣之畫作龍文東方於牛角束蘆葦於牛尾以油灌之數金城開道以火燒尾繼牛出兵

士五千隨牛後牛尾火熱奔突燕軍大驚見牛尾火光眩耀皆言是龍又城中鼓噪應之

又使小弱皆以銅器作雷聲震動天地燕軍大敗死者過半齊拜單為上大夫

曹瞞

魏畧曹瞞小字瞞幼好救敗其伯父惡之屢言之於操父操苦操一日操方在

父迎問曰伯父言汝病何以得歸操佯為愕然曰瞞何嘗病但伯父惡瞞爾自後其父不復聽其伯父言

高帝以問陳平平曰南方有雲夢陛下偽游雲夢信

郊迎擒之此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南游果擒信

新降臣以假王鎮之高祖怒張良以是躡高祖高祖悟

於是改容曰汝自可為真齊王何以假為就封信齊王

諸呂 史記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使田忌將而往直

大后崩與太尉勃合謀卒 田忌 走大梁魏龐涓聞之而歸孫子謂田忌曰使齊軍入

魏諸呂立文帝從權謀也 田忌 走大梁魏龐涓大喜曰我聞知齊軍法入吾地三日士

魏為十萬室龜明日為五萬室龜又明日為二萬室龜龐涓大喜曰我聞知齊軍法入吾地三日士

卒亡者過半矣孫子度其暮至馬陵可伏兵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下令萬

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奔而俱散涓果夜至斫木下鑽火燭之讀

未畢萬弩俱發魏兵大亂涓自知智窮乃自刎曰遂成涇子之名

史記范雎 伏匿秦昭

王使王稽使魏邾安平詐為卒侍王稽問魏有賢人乎安平於是引雎夜見王稽稽載雎

入秦望見車騎來者雎曰謂誰稽曰秦相穰侯雎曰吾聞穰侯惡內諸侯客我且匿車中穰

侯至勞稽因曰得无與諸侯客子來乎無益徒亂人國稽曰不敢別去雎

曰穰侯見事遲此必悔雎下車走十餘里果使騎還車中索之無乃已

陳平 漢書項

曾急攻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者來陳平使為其大宰卒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曰

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以告項王疑曾與漢有私奪之

權曾發 北背死

扶貝曰 可與適道 未可與權 事之未明 疑似之間 非取王莫識 處之誠難 戰國縱橫 譎詐相先

權以私已 智以利言 從斯以降 至道終焉 斷獄篇第二十

邴吉 字少卿北海人漢宣武帝時為丞相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有一女已

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胤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吉為廷尉出決疑獄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

寒日中無影遂八月月中取同歲小兒勻以單衣諸小兒不寒唯老人之子變色又與諸小兒於日中

行唯老人之子無影遂判財物歸 黃西朝 字次公魏人也漢宣帝時為丞相燕代之間有

於男前女受誣母之罪 出前漢 吳人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言火燒

令霸斷之非人類同禽類處之 張舉 死夫家疑之經官訴妻拒諱不承奉乃取猪二口

戮三男其子還母事出風俗信 張舉 死夫家疑之經官訴妻拒諱不承奉乃取猪二口

一殺之一活之乃取薪燒之察殺與燒死口中有一死活 范邵 為後漢令有挾縮於市者有

者口中無灰以此斷之妻伏罪吳王孫權特人事吳錄 范邵 一人復挾縮二人遂爭稱我縮

令斷之各分一半令去後遣人家察之有一喜 付融 安市人被盜奪物而走逐之盜者

一愠之色於是擒之伏罪後漢人出先賢傳 付融 安市人被盜奪物而走逐之盜者

遂誣主融曰汝等各用力走先 趙綽 隋書趙綽河東人性質直高祖時為大理少卿刑

者得之盜者還因擒伏其罪 趙綽 部侍郎辛崇嘗衣緋褱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廉盡

將斬之綽曰據罪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謂綽曰卿惜辛崇而不自惜也命左右將綽

斬之綽曰陛下寧斬臣不可殺辛崇遂釋之明日謝綽勞勉者久之賜物三百段

張審通 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嘗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

遂持一大布囊內慎囊中負之出郭致于路左波水調泥封慎兩目負之而行都不知遠

近忽聞唱追董慎到遂傾囊表出之扶其泥賜青衫魚鮓須芡豹皮靴取榻令坐府君曰藉君

公正故有是請昨有福州令狐寔等六人宣元間獄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夫人三子
親准令減三等罪人程君等一百二十人引例紛紜已具申天曹天曹以罪疑惟輕亦
量減二等余恐後人復引例君謂宜如何慎曰慎一胥耳素無文學子當州秀才張審通
碎彩後拔願得備君管記府君合帖召張秀才俄頃至府君語其事審通曰此易耳君當
判以狀申君曰善屬我辭即補充左曹錄事仍賜衣物與慎同又各給一玄狐每出即乘之
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且畫一苟從恩貸是啓姦門令狐寔前議減刑已同私請程君
等後沖薄許且異罪疑儼開遞減之科矣失至公之論請依前付無間獄仍錄狀由天曹
者即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來曰所申文狀多起異端奉主之宜但令遵守周
禮八議一曰親親又元化價中釋冲符亦曰無親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豈使太元
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仍敢恣違瀆有微謫府君可罰不衣絮六十甲子餘依前分者
府君大怒審通曰君為判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方寸內塞却一耳遂無所聞審通訴曰
乞更為判申不允則甘再罰君曰君為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大以無
親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偽喪真太古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
聞名親豈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觀蜡之歎無親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逆
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葉庶其闕實用得平均令狐寔等並請依正法仍錄狀申天曹者黃衣
人又持往瀆史復有天符來曰再省來狀甚為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君等
並依法處置府君悅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摩之為
一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二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薦賢以成我美然不可久
留君當壽一周年今相拒從令更二一年矣即促送回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家寫
出願問妻子妻子曰君亡精鬼已十餘日矣慎果二十一年而卒審通數日額瘡湧出二耳通前三
耳躍出者尤聰人笑曰天上有九頭張九齡唐開元中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无所不察每
處地上有三耳秀才亦名雞冠秀才張九齡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未敢評劾先取則
於九齡九齡引囚於前分曲直口撰案卷張釋之前漢張釋之南陽人文帝時為廷尉頃之
囚無輕重咸樂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張釋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

馬驚於是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驛匿橋下久以為過既出見車騎即走釋之奏此
人犯驛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馬吾馬賴馬和柔令他馬固不敢傷我乎乃當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令法如是更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
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則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
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鐙得之下廷尉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當弃市上
大怒曰人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疾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宗廟
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欲族之如有萬一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椽土陛下且何以加法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李子惠北史魏
山人為長安守廳事有燕巢雙燕爭巢鬪者累日惠令人捕獲試命網紀吏斷之並
辭不能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為
巢功重彼去者經痛無
固心羣下伏其深察

片言折獄 古人所難 辨儀是守 令典不刊
袒獍巧偽 心欺面謾 求情敷實 在乎法官
察言觀色 灼然肺肝 神明之政 物莫欺焉

清吏篇第二十一

子產 姓公孫名喬鄭大夫相鄭國路不
遺桃李垂街人不敢取說苑
劉琨 字桓公陳留人光武帝時初
返風滅火後為弘農太守暴虎負子渡江而去後為侍中帝問曰卿為江陵令反風滅火
為弘農太守暴虎渡河德政之所及也琨曰偶然左右笑其訥帝曰此長者之言命

書於策後 侯西朝 字君房為臨淮郡守罷郡之日 子孟康 字公休安平人也魏初

漢時人 部內勸課農桑康母乃自鎌刈芻 黃西朝 為潁川太守仁風大行部內肅清德感上天嘉

銅為不欲煩於人魏時人也 斤前漢人 出漢書 魯恭 字仲康扶風平陵人漢明帝時為中牟令天下大蝗虫郡國皆被災

故來察君治迹耳君能懷一異仁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久留徒獲賢者遂辭而去

後徵為司徒 出後漢書 虞延 字子太陳留人為漁陽令每至歲臘便放罪人還家剋期而至因比自感延

太守後漢 劉寬 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為南陽太守人吏有過但 吳隱之 濮陽人

晉安時為廷尉刺史行經五嶺南有一水名貪泉飲此水者令廉者貪隱之至水令 謝方

人取而飲之乃為詩曰嶺南有一水世名貪泉深試令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明 造舍字林帳宛然擬待後人

明 剋時而來後為會稽太守有子名惠連 出宋書 王敷 字冲尚為青州刺史將代更

來臨 鄧攸 為吳郡太守在政有思惠罷郡之日 劉陶 字子音為廣漢太守去後人思之

下民 張堪 南陽人為漁陽太守有惠政人歌曰桑無附 庶 字叔度京兆人為蜀

失火乃禁人夜作百姓貧困範至今百姓貯水防火任日夜作人皆 皇甫嵩 安定人為

殷富民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人安堵昔无一縑今有五袴 後漢 皇甫嵩 冀州刺史百姓

慕其政化民歌曰天下大亂市為墟父不 後漢 非衣潛 字子行罷南陽太守空手而歸歎曰恨

保子妻失夫賴得皇甫復安者 陸納 字士言為吳郡太守乘車駕舟往西亭君作上都信至云兄遭事

初至駕車黃特牛歲餘生一犢 楊震 後漢楊震為東萊守道經昌邑昌邑令王密

乃去任力田之曰是尔土所生 羊續 後漢羊續字興祖為南陽太守主簿饋魚續懸之

地知子知我知何 羊續 地日又饋遂出懸魚示之以絕其意云 田國讓 魏志田讓為

左傳宋人得玉以獻子罕子罕辭之其人曰時人以為宝故獻之 田國讓 字國讓為

并州刺史清約儉素 劉寵 若耶溪五六父老各年八九十人持百錢以贈寵 選一大

錢餘悉還之而去人呼 雨佳去病 漢書霍去病衛青之甥為驃騎將軍帝為治弟

李詢 東觀漢記李詢為兗州刺史清約率下所 范丹 後漢范丹字史雲為

語曰甌中生塵范史 胡威 晉陽春秋胡威字伯虎父所負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兆往

雲釜中生魚記菜燕 胡威 省父乃自駐驢臨餞質賜練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何

得此緡父曰是吾俸祿之餘武帝嘗問威曰卿清何 如卿父威曰不如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扶貝 勅官居位 祿以代耕 衣食粗給 復何所營

曰 是以君子 務其廉平 如玉之潔 如水之清
守正不撓 自公生明 芬芳千古 夷齊抗衡

酷吏篇第二十二

嚴延年

東海人漢武帝時為廷尉峻刑酷法殺人無數長安為之流血時人呼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就延年見其酷虐遂即却歸不經月延年為枉法殺人帝誅之載喪歸 雁門 為廣漢太守無道而貧常令吏下村覓錢民歌曰狗頭劉頴家母竟不哭 雁門 吠何喧喧有吏到門前被衣出門視使云須要錢漢人劉頴為南陽太守無賴少恩有題其門曰 王吉 陳留人為沛國太守每殺囚桀暴其死有三不肯不肯死不肯去不肯遷

郡四年內枉殺萬人 以辟安

為揚州從事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為倉曹掾太守成公浮受賊穢揚州刺史歐陽深造安詣郡檢治拷覆取實安至收就拷加五毒乃以針刺就十指甲使令抱土又燒鐵令赤使挾之肘內焦爛肉墮地就乃取而食之終無狀安乃覆就於船下而燒馬糞於船兩頭熏之火滅謂就已死乃撥船視之就乃張目謂主者曰何不先置糞添火而使之絕何

也主者謂安安聞之引就共坐談論遂解其事漢時人 荀布

字道將河內溫縣人也為兖州刺史希弟犯事乃殺之幸大哭曰殺汝者兖州刺史 謝詢 為吳縣令治政无狀百姓所惡人願遷哭汝者荀道將事 出於晉書中 謝詢 代終不能去乃歌曰鼓冬冬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何不來謝令 宓冉 誠 史記宓誠為漢中尉嚴酷時人語曰宓逢推不去鄧侯晉人善為政 宓冉 誠 乳虎元見宓冉誠一怒誠又編急人憚之

扶貝曰 嗚呼暴虐夫何不仁 割制民命 羅罔羣倫

抽腸抉目 擢髮剝身 陷害必信 公方莫伸
熏船炙瓦 釘摸蠶盆 好還斯報 宜觀俊臣

聰慧心筭第二十三

小兒

世說孔子出遊路逢見兩小兒相詰難其一先曰我謂日之初出也去人近也日之初出也遠其一曰我謂日之初出也遠及其中也近先者問曰汝何以也孔子曰子不能答小 張安世 杜陵人少而聰敏強記漢武帝忘書三篋安世嘗誦其兒日孰謂子多知乎 張安世 文心猶強記遂暗寫其書後得真本比較無錯封富春侯前 王充 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問所賣書曰 班固 字孟漢人年九歲能屬文長通五經出前 蔡琰 字文姬陳留人屬漢中即將蔡邕之兼諸子百家撰漢書仕至太中大夫漢 小兒 女也年九歲邕夜鼓琴絕絃女曰第二絃也邕復故絕一絃問琰琰曰第四絃也邕曰汝得之耳琰曰昔吳季札聽樂知國之興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一絃之音何足異之後漢末人事出蔡邕之本傳也

晉明帝

年五歲時坐元帝膝上會有人自長安來元帝因問長安消息便問明帝曰長安近日近明帝曰長安近日元帝問汝何以知之答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元帝異之後會羣臣復問之答曰近日近 應奉 字世叔河南穎人也少而聰元帝責之何得不同昨日答曰奉頭見日不見長安 應奉 敏為兒童時凡所經歷莫不聞記讀書五行俱下奉曾游汝穎至袁賀門賀不在有一車師出半面答云賀不在後十餘年於洛見猶識之奉仕郡為決吏錄因徒數百人奉子邵字仲遠解集前

不聞記讀書五行俱下奉曾游汝穎至袁賀門賀不在有一車師出半面答云賀不在後十餘年於洛見猶識之奉仕郡為決吏錄因徒數百人奉子邵字仲遠解集前

漢書曰又撰風俗通記 **王粲** 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少時曾與人共讀道傍碑文

仕至太守後漢時人 **楊脩** 字德祖為魏

一字榮又曾與人圍棋局畢榮為覆之其者不信乃以物略 **楊脩** 字德祖為魏

蓋本局為之共相不誤一落魏初仕至太傅事出魏略 **楊脩** 字德祖為魏

與魏主俱至汝南讀曹娥碑背有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非也 **楊脩** 字德祖為魏

乃問脩曰解否脩曰臣略少解上曰卿若解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魏主始得乃問

脩曰臣得久矣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婦少也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淑也白受辛受

辛辭字魏主大笑卿意如朕意有智無知日校三十里事出語 **林**

黃琬 字孝琬江夏安陸人特魏羣日蝕無知京師不知太守上表詰問所蝕多少左右

太尉出 **徐稚** 字孺子豫章南昌人與太原郭林宗游季同稚還家林宗庭有一樹斫伐

前漢 **徐稚** 去之稚乃問其故宗曰為宅之法正方如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也是以

去之稚難宗曰為宅之法正方如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也是以 **楊氏子** 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

字豈可居之宗默然無對稚時十歲漢時人 **楊氏子** 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

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君平指以示之曰 **夏侯榮** 幼童傳夏侯榮弟

此君家果也兒應聲即答之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夏侯榮** 幼童傳夏侯榮弟

屬文稱書曰 **顧譚** 吳郡人才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赤烏中代恪為節度

千言經日輒識 **顧譚** 每省簿書未嘗下筆尺出指心計足數疑誤下吏以此服之吳志

東方朔 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誦

十四萬言 **東方朔** 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誦

缺貝曰 賢貝知慧慧敏 性難與齊 賦之干天 解紛稽疑

甘羅任相 項託稱師 秦唯樗里 實其里矣

拍鹿章巧辯 稱象權宜 守株求劍 吁嗟可嗤

恭敬篇第二十四

陳瑞 會稽典錄陳瑞字文象為縣卒謙恭敬讓行惟謹敬及其仕至二千石 **蘧瑗**

子孟儀同載衛靈公特蘧伯玉為人恭儉篤禮行過公門必下車公嘗與夫人夜坐有車當關

无言公謂夫人知車謂誰夫人曰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伯玉衛之為禮者也夫禮下

公門式路馬今車當關无聲是下門也非蘧伯玉 **韓卓** 陳留志韓卓取厚純固恭而多

玉誰能嚮行而不廢禮公使人問果是伯玉 **山濤** 魏國統山濤字巨源少有大量在

趨見生不 **龐公** 襄陽者舊傳龐公躬耕妻子相 **山濤** 魏國統山濤字巨源少有大量在

食其肉 **龐公** 待如賓休息則正中端坐不懈 **山濤** 魏國統山濤字巨源少有大量在

以才容 後漢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雨至茅草 **張載** 字子

季厚字重循謹好禮弟子數百人或問曰君子尚質合於禮可也何必只恭否載奉論論子

游向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大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有子曰恭近於禮遠

耻辱也子謂子產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子

曰恭而無禮則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司馬牛夏曰人皆有兄弟我

獨无子夏曰高閭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子曰色思溫貌思恭子曰恭則不侮子曰居處恭

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此語所錄天子與羣弟之問答也 **顏珙** 唐史補遺顏珙字君

讀此則恭敬其可廢與或又曰非淺見所知也敬聞教矣 **顏珙** 唐史補遺顏珙字君

莊每讀書必具冠裳欲稍甜則必掩書方解衣亦未嘗偃仰所 **顧凝** 世畧齊人顧

親或諫之曰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聖人之戒其可忽諸 **顧凝** 世畧齊人顧

人謹息居鄉黨未嘗與人忤非寢處不釋冠帶嘗處一室友人山陽王逸訪之見其門掩以爲昏二寢恐驚其睡躡足自牕隙窺之則見清卿於室之中瞑目端坐正襟危然逸笑曰所謂君子不欺也左琳左琳子曼蜀特為昭化令縣瀕江當驛路之衝橫江有浮橋壞則計其暗室者也工役之大小調橋閣鋪兵不足則補之以民夫特橋為水所斷發兵民修護雖有專其職者以役大固部使者復委琳共治之琳每晨往役所自董役者及卒徒指使之未嘗不以礼至於役終未嘗解冠帶臨事皆自稱其名伍貳或勸之琳曰聖人有云使民如承大祭安有大祭而不具衣冠者邪

扶貝曰 禮之大綱 不離恭敬 肅以衛身 壯以臨敬

出則謹嚴 處則安靜 毋怠毋荒 必中必正

臨深履薄 維息是競 傲慢弗虔 聖賢所病

卷之四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五

平陽王朋壽編

